目　录

忆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视察农运……陈新宪（1）

※　　※　　※

衡阳界牌瓷厂史……蒋绍裴整理（18）

“丁氏羽绒”的发明者——丁鹏翥……王和政（24）

湘衡机械厂与谭元琳……谭正平（29）

衡阳市纱布业……谢庭楷整理（33）

衡阳詹有乾墨局小史……詹永康（38）

我是怎样创建福泰机器铁工厂的……邵鸿舜（41）

衡阳东阳渡兵工厂始末……胡　伟（44）

※　　※　　※

衡阳县第六中学校史……衡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47）

衡阳市图书馆发展概况……黄耀武（50）

※　　※　　※

衡阳建制沿革考略……王之康（55）

衡山实验县见闻拾零……刘树鹏（61）

衡阳市气象灾害史料……肖德华（63）

今昔渣江镇……陈　稹（74）

根深叶茂花艳香浓　简介衡阳湘剧……刘和平（78）

衡阳名产——湖之酒……肖善卿（8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

庚子年衡阳天主教教案纪略……郭则濂（91）

庚子年衡州教案始末……罗　济（94）

※　　※　　※

难忘的一次战斗……韩怀智（98）

衡宝战役黄土铺战斗的回顾……李九龙（100）

湖南省银行衡阳分行护产斗争纪实……张天禄（107）

“青岛会议”纪实……侯松亭（114）

※　　※　　※

大汉右将军向道龙简介……曹德荪整理（117）

何锡藩与武昌首义……何初元唐特凡（122）

我所知道的程潜将军……冯志远（128）

岳云中学创始人——何炳麟先生……谭正修（135）

赵雪庄行述……赵民伊（140）

回忆马宗霍先生……马积高（142）

记肖俊贤山水画的成就……肖贤讷（147）

回忆武恢先老人……谭云龙（149）

骨科名医詹颙庭……唐特凡（153）

张庭玉的表演艺术……欧阳映太（158）

衡阳富商李向荣……衡阳市民建、工商联文史办公室（161）

※　　※　　※

解放前衡阳烟花女血泪史……肖公浩（166）

参考资料目录

我国新添二十四个城市……（32）
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八种表现……（37）
我国领土面积新数字……（43）
各省简称的来历……（46）
中国史学八大家……（54）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60）
我国建国后考古十大发现……（77）
毛泽东赠扇周恩来……（90）
黄河三大古渡……（93）
清末假光绪案……（106）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121）
历史上的六“六君子”……（127）
我国的四大书院……（160）
征稿启示……（172）
订　正……（172）

忆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视察农运

陈新宪

一九二六年冬，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当时社会上和革命队伍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有的欢呼，有的咆哮，有的忧心忡忡，有的徬徨迷惘。国民党右派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更是指责非难。党内有的同志态度也不鲜明，在赞扬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些指责。为了用大量事实驳斥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种种责难，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元月四日至二月五日亲自至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城乡进行实地调查。衡山原是我省农运发展最早，力量较大的一个县，早在毛泽东同志任湘区委书记时，一九二二年冬至一九二三年春，就由水口山抽调工人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先后回到岳北白果，发动农民，成立岳北农工会，向军阀赵恒惕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岳北农村成立了SY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故衡山不但有其光荣的革命传统，而且在斗争中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基层干部。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湘区委派我到衡山地委担任宣传部长，兼管工运，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总工会特派员。

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七年元月中旬来到衡山，中共衡山地委预先指定我和贺尔康同志负责陪同毛泽东同志到城乡各地考察。毛泽东同志在衡山考察了十一、二天，先到岳北白果、福田铺等地农村进行周密的调查，听取了区乡农运干部的汇报，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走访了农、工、商、学、妇等群众组织和区乡自治筹备机关人员，视察了工农革命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村小学和农民夜校。在白果亲自慰问了农工会的烈士家属。在福田铺详细调查了农村市镇的商业、手工业及集市贸易情况，到县城住在康王庙地委机关，先后听取了地委各负责同志的汇报，在县农民协会、县农运讲习所、县妇运训

练班召开了调查会，走访了各革命群众组织及有关机关团体，搜集各方面的意见，出席了县城各界的欢迎大会；应农讲所和妇训班联合请求作了有关农民运动的报告；还在地委主持的新党员宣誓大会上作了解释党章的讲话。他有时还单独走访或邀请个别人谈话，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在搜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概括成若干问题，提交地委讨论，要求大家认真发表意见。我在城乡随着毛泽东同志参加各种调查会和讨论会，看到他总是先写好一个需要调查了解或研究讨论的纲目。在会上，他也总是自己提问题，自己做记录，让大家发表意见，有时启发大家开展争论。我们陪同参加的人有时也做记录。特别是有关统计数字，他总要反复多次核对。如衡山地委书记向钧向他汇报说，衡山乡农协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毛泽东同志核对了在岳北调查的材料，又亲自到县农会查阅了各区乡表报，还在农运讲习所问了若干位乡农协委员长，于是在地委讨论中和在农讲所的讲话中都高度赞扬“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当毛泽东同志从衡山县衙门一个小狱吏处得知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委员，随即向县农会和县党部农民部了解情况，在地委会议上提出严厉的批评。毛泽东同志问贺尔康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又向大家说：“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向钧立即要我和贺尔康去县知事公署交涉释放。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两位是省里派来的特派员，应该正正堂堂地责令该知事立即释放，以后不得擅自派兵捉人。”我们走到县衙门说明来意，县知事陈晖元乖乖地照办，当即请农会组织农民，将被押的农会职员披红挂彩迎接回去。这件事本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县农会虽知道这事，也没有及时向地委及主管农运的同志汇报，若不是毛泽东同志来进行调查，他们还不知要关到何时哩？

当向钧同志在地委调查会上汇报衡山改编地主团防武装为农民自卫军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现在地主武装纷纷投降了，但不要认为天下太平了。部队接过来以后应注意政治素质的改变，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治训练，只是换个招牌，那是换汤不换药。我看各地均应注意这件事。”他还告诫我们：建立农民自卫军武装，应大力发展梭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队，要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枝梭镖，快枪也要农民自己背才靠得住。现在不要以为赵恒惕、叶开鑫被赶走了，大的土豪劣绅都逃跑了，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我们必须把农民统统地组织起来，有了自己的武装就象布下了天罗地网，使一切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想跑跑不掉，想来来不了。衡山当时分九个区十七个字号（朝、宗、宇、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义），除县城外，每两个字号联成一个区，每区都设有团防分局，一个区多的有一百多枝枪（如岳北、城区），最少的也有二、三十枝（如店门前）。团防局的官兵大都在北洋军阀部队干过，有的还是清朝的辫子兵，又多是当地人，未被农会接收改编前，完全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农会兴起后，控制了乡村政权，团防局的靠山垮了，他们在徘徊观望一阵后，不得不向农会投降。我们那时改编团防部队一般是原封不动，只换了一块招牌，近的派人员去查点一下人枪数字，远的就由他们自己造册呈报县农会备案，照例加委给他们以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队长等职衔。毛泽东同志听到这些情况，便对我们作了上述指示。

大革命时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实行了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者的联盟。故当时在湖南省、县两级政权和国民党省、县两级党部中大都有共产党人参加，区党部、区分部中共产党人更多些，因为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有许多地方国民党的组织是共产党派人帮助建立的。至于民众团体，如各业工会，农会，女界联合会，都是共产党派人组织，并且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是受CY（共青团）领导的，领导成员中以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还有各界联合组织的爱国团体，如雪耻会、济难会、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实际上它们都是共产党领导成立的。只有商民协会让给国民党去抓，商民也没有多大发言权。那时，县知事（县长）是省政府委任的，大都是旧官吏。县内一切重大问题都取决于县知事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席会议。这种会议，在衡山当时叫“公法团联席会议”。会议由县知事召集，各民众团体及县党部派代表参加，民众团体代表的意见对会议有很大的影响，县知事几乎是唯命是听。就衡山那时的情况来说，在这种会议里，县农会和县总工会又起决定作用，

重大问题若没有农会和工会代表参加，开会也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能行”。因为一切政令没有工会和农会的布告或通告，工农群众是不会遵照执行的。那时乡村可说是农民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城市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工会说话是“飞灵的”。毛泽东同志来衡山考察，亲自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说：“你们县的政治颇民主了，这是农民在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的权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形势。目前我们仍应继续领导农民极力搞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农民权力长上来了，就应立即在农村建立以贫农为领导的新的乡村自治机构，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完成了乡村自治便可召集县民会议，实行县民选举，成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委员制政府。”毛泽东同志在地委讨论会上还郑重地告诫我们：“贫农是革命先锋，乡村中一向艰苦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他们在完成民主革命后，革命情绪继续高涨，迫切要求进入一个别的革命。为避免贫民孤军作战，我们需要在农村建立联合战线，特别要注意团结中农，农协委员中也要有中农代表参加。这样做有利于打击共同的敌人。”

在讨论联合战线中某些具体问题时，有同志说，国民党老是出右派，早几年出了西山会议派，近两年又出了孙文主义学会派，还有戴季陶派。不革命的就滚出去，留在国民党内干什么！毛泽东同志说：“KMT（国民党）是个很复杂的党，党内有代表地主阶级的，有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有代表半无产阶级的，有代表无产阶级的。近来局势的发展，既增加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成分，也混进了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和地主分子。这就使KMT内有革命派、非革命派和假革命派。非革命、假革命到时候就成为反革命。我们从KMT的党史来看，由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到今天的中国国民党，发生过若干次分化，孙中山先生改组过若干次。每次改组总有一些不革命的站到反对立场上去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有人反对容纳共产党。当时孙先生说：‘谁阻挠我接受青年入党，谁就是阻止我革命’。这样就把他们暂时压服了。接着就有人脱党。孙先生刚逝世，又有一批人在北京西山灵堂开会，另立国民党中

央，与广东革命的国民党相对抗，这就是西山会议派。他们打着孙文主义的招牌，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现在又有戴季陶主义者高喊防止‘赤化’，他们与西山会议派一样都是反共派。我们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内的共产派。今天我们讲联合战线，其目的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内出现右派，是阶级本质使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地主阶级不愿‘平均地权’，大资产阶级不愿‘节制资本’，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要反对革命的。”他给大家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国民党内的老右派、新右派随着革命的发展，如竹笋脱壳一样，纷纷脱离。竹笋只有不断地脱掉废叶，才能茁壮成长，所以说这是必然现象。”毛泽东同志还对我们说：“要注意策略，在联合战线内有许多麻烦棘手的事情，应让KMT出面解决，不要动不动就把C.P.抬出来，但我们又要坚持原则。”休息时，县总工会委员长周树屏来地委汇报出席县公法团联席会议的情形说，县知事陈晖元说近来税收不旺，司法收入也减少，县署财政困难，年关快到了，各机关团体薪饷无法发给，问工会、农民协会怎么办？向钧同志说：“我们工会、农会又不是收税的！”问问我们怎么办？我和贺尔康正在下象棋，毛泽东同志从棋盘上拾起一只“帅”，对大家说：“这是他在将我们的军。我们也去将他一军！”大家望着笑，问怎么将法？他说：“你们就告诉这位县太爷：县衙门既然没有事干，司法衙门又无官司打，就来个裁员简政，干脆把这些冗员遣散回家，免得多吃冤枉饭。你们还告诉他，社会治安有我们纠察队和自卫军负责，县太爷可安心睡觉。”我们随即遵照办理，以后这位县知事再也不提财政困难了。

一九二七年元月初，南岳成立区农民协会，同时接受团防改编。地委派我去南岳，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精神。区农民协会决定在南岳大庙里开成立大会，庙里的住持和尚要求莫进佛殿和西厢和尚住室。农会则放出空气，要赶走和尚，没收庙产。我们当时没有理睬和尚的要求。开成立会那天，庙里的方丈、知客以南岳佛教协会的名义贴出标语，其中有：“和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无产阶级万岁！”另外也贴了几张祝贺区农协的标语，而把这两张贴在进庙门的两边大柱上。这天，南岳附近农民涌向南岳镇，纷纷朝两个大庙里

闯，发现一个庙里有和尚在吃猪肉，大家将他带到农协大会场。群众听到方丈和尚吃猪肉，说要戴高帽子游街。和尚双手合掌不断念“阿弥陀佛”，恳求莫游街，愿意受罚。区农协负责人问我怎么办，我同意罚款了事。象这类事件究竟该如何处理才正确，我当时心中并没有底，上级也无明文指示。唐生智这时是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又是湖南省省长，他却是南岳庙的“大施主”。南岳庙的上层和尚多与唐生智及其高级将领有联系。毛泽东同志到衡山，我在地委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他对普及政治宣传，破除迷信，处理祠宇庙产以及怎样办农民夜校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其大意如下：

（一）普及政治宣传工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有许多政治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取决于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怎么样。这几个月来我们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中，政治工作做得很好，组织宣传队到城乡各地演讲，发传单，效果很大。现在又分别派负责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全省工农代表大会情况，这样做很好。但今后应注意从群众的实际生活要求出发，利用各种机会，把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等政治口号的内容渐渐充实起来。宣传方法应注意区别对象，如对农村应该注重口头宣传。各种纪念日活动，均可由我们先印好谈话纲要，发交各区乡农会干部备用。也可把一些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事实编成戏剧演出，或用画报张贴。文字应浅显易懂，与其用长篇大论，不如用短小有韵的歌谣、故事、问答。宣言、传单应一律用白话文。

（二）南岳是个名山，庙大产业多，和尚也多，向来香火旺盛，善男信女大施主往来频繁，庙宇地租遍及省内外，大和尚穿的是丝罗绸缎，听说吃的也不差，一席素宴很可观（当时南岳住持和尚招待“施主”，一席素菜有达四十块银洋的），有租有钱，算什么“真正无产阶级！”庙里也有穿布袈裟的小和尚，一般靠念经、拜忏、敲木鱼过活，与大和尚生活悬殊，但他们与工农无产者不同。关于庙产祠产，有的地方好办，有的地方不好办。你们衡山又特殊些——白果祠堂多、南岳庙宇多。办事要有场所，工会、农会要有会址。你们占用祠堂庙宇，现在各地都是这样。闲地闲产可以利用嘛。你们将庙产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产提出一些办农民夜校，做公益事是应该的。但在聚族而居的地方，要防止土豪劣绅利用宗族观念进行挑拨，要严禁豪绅瓜分祠产庙产。每做一件事都要把意义、方法向农民讲清楚，免得出了漏子，给人留作借口。积谷是为了备荒，既不能瓜分，也不宜提作它用，遇到青黄不接或荒年，借给贫农，应不取息。

（三）豪绅生智，他现在是站在革命的一方面。我们要团结他。但他信佛，据说还请了一个所谓“道法高明”的和尚当亲信顾问。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但不信菩萨，而且还要宣传破除迷信。现在农村地主的权力打倒了，代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族权和神权也就跟着动摇。打菩萨、拆灵位，如果农民有觉悟，自己动手是好的，我们不要作硬性规定。我们目前应集中精力领导他们作政治斗争，先把害人的活菩萨——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权力彻底打垮。我们还要领导农民的经济斗争，如减租、减息、减押、清算……，“活菩萨”彻底推翻了，经济斗争又取得全部胜利之后，那些不起作用的死菩萨，农民自己会丢掉的，无须过早地去越俎代庖。总之，破除迷信，我们要作宣传，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强迫和阻止都是不对的。有些问题，要等到农民要求分配土地时一道解决。

（四）夜校是农民和工人最喜欢的学校。过去农民负担了一切教育经费，而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上层阶级的子弟。现在农村豪绅势力被打倒了，农民自己开始办起学校了。我早几年在长沙，前年在湘潭乡下都办过夜校。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就教材来说，城里的东西多，不合农村的需要；就对象来说，过去乡村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妇女教育，这是一大缺点。衡山乡村的学校现有三种：有官办的国民学校和高等学校，有农民自己办的夜校，有村上办的私塾。农民最喜欢自己办的夜校，因为夜校的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适合农村特点。（当时衡山农民学校设有儿童日班、成人夜班和妇女班，教学内容一般采用《青年平民读本》，增教应用文，也有教新编杂字的。）至于教学方法，值得考虑，不要老是先生讲，学生听，要结合实际，启发学员讨论。我们还可以利用夜校培养党团员。关于经费，可以由农会统一解决。目前提取地方迷信公款、祠堂公款以及其他闲产，使公款公用，闲产不闲，有什么不好？但从

长远方面打算，必须在省县两级财政预算中列为专项，确定其来源。这个问题，在这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上已做了决议。

在讨论粮食平粜、禁运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实行粮食禁运和平粜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逼出来的。目前农村贫农自动起来禁止不法地主、土豪劣绅与投机奸商相互勾结，禁止囤积居奇，卡借偷运，引起民食恐慌，是完全正当的。新的民主自治机构成立后，应将粮食好好管理起来。现在各级农协应做好所辖范围内的人口和粮食调查工作。多余粮食可与外乡互通有无，但仍应严防奸商与豪劣勾结牟利，禁止抬高粮价。总之，禁运是禁敌人，不禁自己。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来衡山之前，各乡农民协会唯恐粮食外流，多自动组织禁运，虽然制止了豪劣奸商的囤积偷运，但使有些缺粮乡发生严重的民食问题，土豪劣绅则趁机造谣，说什么“农民协会要共产了！”毛泽东同志指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并教育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省农民协会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时发布粮食出境管理条例，除军粮由省里发采购证指定向产米地区购运外，规定县与县之间可互通有无，只要持有县农协批准的通行证就行了，衡山当时规定各区乡农协组织民食管理委员会，将地主多余粮食按人口所需进行平粜，有剩的储仓。缺粮乡可向县农协申请，持证到余粮乡购买。权力都掌握在农民协会。

在讨论如何办好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时，贺尔康同志提出要求上级颁发一个组织章程。毛泽东同志说：你们衡山的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都组织起来了，这很好嘛。搞个章程确实需要，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是初办，应因地制宜。当然，上级应及时做出指示，主要还靠你们摸索经验，想出办法。你们自己可大胆地制定一个合作社章程，就叫“草案”，试行一段，再慢慢来完善。现在农村办起合作社，穷人就不要进当铺了。

当地委负责同志汇报党团组织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示说：你们今后要在产业工人和贫雇农中多发展党员。凡是成立了农会的地方，都应建立党的组织。共青团也不要老是停留在城市学校里，应多到农村和矿区去吸收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入团。

毛泽东同志在衡山县城考察期间，地委在一天晚上召集城区的党员大会，同时安排新党员宣誓仪式，请他作了政治报告。新党员宣读“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誓词毕，他又就党章和六句誓词作了扼要的阐述。会后，毛泽东同志对地委书记向钧及其他几位负责同志说，应该加强对新党员的训练。你们准备办短期训练班训练新党员，很好。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党的组织建立比较早，你们工运和农运这批骨干，许多是岳北农工会到水口山或安源经过几次大斗争又回来的。你们过去替他们输送了干部，他们又为你们培养了干部。新党员经过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去参加或领导各种实际斗争，这样成熟更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二七年二月，衡山地委在衡山县城南学校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妇女运动训练班，派刘爱农同志主持其事，抽调一批在农村中工作的农运和妇女骨干到县城参加学习，他们大多是基层领导干部。一九二七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同志曾亲临讲习所和妇训班，分别召开了调查会。地委集合两个班学员，请毛泽东同志讲话，地委所有负责同志都参加了，由于参加调查会的都是各区乡农协和女界联合会的委员长、执行委员、纠察队长等基层负责干部，提供的材料都是当时实际斗争中很具体生动的事例。在农讲所调查会上，十四件大事中的主要问题大都涉及到了。对禁运粮食、办合作社、减租减息减押、破除迷信、处理庙产、祠产、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牲畜、养鸡鸭、筑塘坝、修道路等具体问题都开展了讨论。在妇训班只讨论破除迷信、办农民学校、煮酒熬糖、喂鸡鸭以及农村妇女解放中的一些问题（如剪发、放脚、打花轿、反对恶姑磨媳妇等）。两班学员对上列问题多数是意见一致的，但在喂鸡鸭和煮酒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农讲所对喂鸡鸭主张禁，理由是消耗粮食，还损坏禾苗；妇训班则主张喂，理由是要靠鸡蛋买盐买针线，卖鸡鸭也是零用钱的来源，过年过节待客也都需要。煮酒则相反，妇训班主张禁，农讲所大多主张不禁。这些问题后来在地委讨论时，大家认为县农协不要做统一规定，各区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鸡可多喂一点，鸭少喂一点，煮酒熬糖虽消耗粮食，但也是社会上一种需要，缺粮区乡应劝其节约，必要时也限制。当岳北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李淑宏发言时，毛泽

东同志高兴地说："你是白果的，你们那里妇女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敢于成群结队破天荒到祠堂去吃冬至酒，把族长老倌子吓坏了，长妇女志气，灭土豪劣绅的威风，好得很！"在两个班的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作了令人鼓舞的讲话。他开始说："我这次回湖南，在长沙出席了全省工农代表大会，与省里的同志和各地来的代表见了面。月初，从长沙到湘潭经湘乡来到你们衡山，特别是在乡下走了一遍，我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农民起来了，而且组织起来了。你们在四乡造反，把那班吃人的野兽——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打得落花流水，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你们的一切革命举动都是对的，没有你们这一切举动，就没有革命，你们在革命运动中做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你们不但使北伐军顺利地通过湖南直下武汉，而且正在挖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这场推翻封建势力的大革命，你们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完全支持和拥护。我想，凡是革命的同志，只要看到了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也都应该是支持拥护的。我过去在城里所听到的和今天到乡下所看到的完全是两样。那些闭着眼睛指责你们的人都是在替土豪劣绅说话。你们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动，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我倒希望那些愿意革命的人都能到农村来看一看。现在有这么一种人，既不愿屈尊下乡，偏偏要在城里乱说。我这次回到城里后，就要将在乡下看到和听到的亘古未有的奇闻大肆宣传，讲给那些不愿意来看和虽然愿意但又不能来看的人听。"毛泽东同志接着说："衡山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岳北农工会与广东海陆丰齐名，是我国农民起来革命最早的地方。中国有五岳，首先点起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南岳衡山的革命火焰正在向五岳蔓延。过去军阀赵恒惕想扑灭，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也将会跟赵恒惕同命运。

毛泽东同志在衡山乡下考察农运时，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元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偕同随行人员走上白果桥头，迎面来了一大队人。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押着一个戴高帽子的劣绅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队农民梭镖队，后面则是由学校师生组成的宣传队。当毛泽东同志看到儿童团喝令劣绅自喊罪状时，很高兴地向随行人员说：你们看好不好？大家笑着回答：好！这时桥头上聚集的人也

多了。便有一位宣传队员踏上自带的板凳，宣传劣绅所犯的罪行，毛泽东同志背靠着桥头石栏杆，凝神细听。频频点头。他又问观众道：你们看怎么样？观众都说：这家伙也有今天，好得很！毛泽东同志伸出手摸着儿童团员的头顶说："是呀，好得很！"

在区农会负责人赵国臣同志陪同下，毛泽东同志来到刘氏宗祠——岳北纠察队总部（这里早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农工会时就建立了纠察队，那时参加农工会的包括潮、宗、宇三个字号的农民和工人，在白果设立纠察总队部。后来，由于成立区乡自治机构，区乡范围缩小，岳北区农协实际上就只辖潮字一个字号，大约是18—24区）。区农协按规定只设农民自卫军大队部，岳北工会的工人纠察队也只设大队部，因为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都各在县城设立了总队部。但是岳北农工组织由于历史传统没有分开，大家仍习惯称大队为总队部。当毛泽东同志走进总队部时，正在率领队员擦武器的值星分队长便呼"立正"，表示致敬。毛泽东同志不断挥手致意，并接连说："同志们辛苦了！"赵国臣同志指着前来迎接的大队副说，请你向毛委员报告吧。毛泽东同志很亲切地说："我是来看看各位的。"接着就步入大堂。大堂两侧都排放着各种武器，整齐有序。毛泽东同志对每种武器都仔细察看，看到梭镖时，他取下一枝用手抚摸着说："你们不要小看了它，土豪劣绅看到它就发抖。要是没有它，刚才桥头上的土豪劣绅就不会低头认罪了。"走到后堂，毛泽东同志看到自卫队员在用油布擦枪，便高兴地说："你们还有快枪啊！"队副说："这是从赵桂生家夺来的。"一位班长从木盒子里提出一枝短枪说："我们还有这个买卖！"毛泽东同志笑着接过来说："这个买卖也要拿在我们工人和农民手里才靠得住呀！"这时队员纷纷围拢来，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和大家交谈，问了操练，问了执行任务，还问了生活情况，赵国臣同志请毛委员到队部办公室听了领导同志的汇报，毛泽东同志表示很满意。

这天，毛泽东同志在赵芳三公祠听了岳北女界联合会秘书朱棣棠的汇报。赵国臣的爱人刘淑清陪同朱棣棠来见毛委员，毛泽东同志立即站起来，并招呼她们在桌旁坐下。朱棣棠还是恭谨地站着，毛泽东同志一再请她坐下来谈，结果还是刘淑清将她拉在一起坐下，并说：

“八姑娘（指会长李淑宏）到县里去了，你是代表，就代表我们向省里委员报告吧。”毛泽东同志说：“请你随便谈谈。”朱棣棠同志便把成立女界联合会以来，如何领导岳北妇女谋解放，放脚、剪发、反对坐花轿、反对拜送子娘娘、反对恶姑磨媳妇，以及参加宣传、募捐、慰劳、斗土豪劣绅等情况都谈了一下。朱当时不过十八、九岁，汇报时有时坐着，有时站起来，说话象放连珠炮一样。陪同人员怕毛委员不便记，要求她讲慢一点，毛泽东同志总是摆手，说不要干扰她，让她任情地说。特别是当朱棣棠汇报到先年冬至那天，岳北女界联合会组织白果一带妇女分别蜂拥到赵、刘、周、李、廖各氏祠堂去吃冬至酒的情况时，她手舞足蹈，讲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同志这时也禁不住停下笔来，聚精会神地听，并不断地翘起大拇指说：“你们做得好，好得很！”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写道：“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就是指这件事。长期来，封建反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支配和压迫着劳动妇女，好似四条铁链套在她们的身上。岳北祠堂多。每姓有总祠，分房有分祠，支房有支祠，随着子孙繁衍，各房分、支祠日益增多。所谓宗法族规，名目也不胜枚举。各姓祠堂都有禁妇女入内参加祭祀的规定，寡妇甚至不准在祠堂门前经过，走路都要绕道。早在一九二三年岳北农工会成立时，就有一批劳动妇女积极参加了斗争。农工会于这年冬被赵恒惕派大队反动武装镇压，刘东轩、谢怀德等领导骨干遭到拘捕，组织受到摧残。积极分子中的男性青壮年大都被迫逃往安源、水口山一带避难，但妇女中的积极分子却多潜伏了下来，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周淑良（刘东轩的爱人）和李伦辉（周树屏的爱人）随同周树屏、赵国臣、李宏初等分别从水口山和安源回来，于一九二四年冬开始宣传、串联、发动，一九二五年春，先后重建党团组织，妇女中有李淑宏、刘淑清、朱棣棠、周文英等十余人先后参加了党团组织。一九二六年三月，赵恒惕垮台，以白果为中心的岳北农工组织和妇女组织恢复公开活动，开展各种斗争。这年冬初，正式成立岳北女界联合会，并决定在冬至那天利用各姓祠堂开宴祭祖的机会举行庆祝大会。白果一带来不及逃跑的土豪劣绅，虽然平时已不敢露面，但当此冬至祭祖之

日，他们却想利用宗族团聚窥察风向。想不到平时被他们瞧不起的“堂客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这些穿着长袍马褂的族尊老爷们都吓呆了，有的强作笑颜，说什么“现在是委员世界，妇女委员理当到祠堂来参加祭祖。”有的看来势不对，便借故从侧门逃之夭夭，结果只剩下祠产的管事人，为了报销一年开支，不得不留下陪着妇女们入席进餐。照往昔祠堂族规，祠产主管人应在冬至这一天将全年经管祠产账目造好收支清册，用茶盘捧送到坐上席的族尊老爷面前，呈请当场核销。坐上席的族长心中有数，照例是说：“把你为是。”这样就算报销完结。今年是妇女委员坐上席，管祠产的经管人也照例送上四柱清册请核销。可是委员们与族长不同，说要开仓查数，群众也你一嘴，他一舌，都说要查数，经管人逼得无法，只得打开天字第一号储粮仓。不看犹可，一看就使大家轰动起来了，清册上明明写着存谷二百五十石，但里面却颗粒无存。委员们追问，经管人呆若木鸡，手足打颤，说不出半句话来。顿时，群情鼎沸，接着清查二号、三号，地字一号、二号、三号，玄字一、二、三号，黄字一、二、三号，各个字号仓里大都是有数而无谷，个别仓里存有少量谷子，也与帐数相差悬殊。妇女委员们立即派人去报告区农协委员长。赵国臣同志亲自来盘查。原来这位平时被称为“好好先生”的经管人，竟把今年应收进储存的谷子，一部分借给米商做投机倒把生意，一部分寄存在地主家生息，还有一部分去向不明。区农协立即决定成立清算委员会，清查所有祠产、积谷及公产，清查结果：各姓总祠所管祠产、积谷，都有严重的侵吞、贪污、放债、走私、舞弊情况。有的不但帐目不清，甚至仓库封条上明明写的存谷，实际上则暗藏武器弹药。经过清算追查，区乡农会办合作社、办农民学校等事业所需经费，都获得了解决。过后，毛泽东同志对我们说：“他们这样做，不但在经济上追回了土豪劣绅侵吞的款子，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垮了他们的威风，使群众都知道土豪劣绅的罪恶，这不是好得很吗？”

毛泽东同志在岳北着重了解农会工作情况，除在区乡农协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并走访一些农民外，还召集原岳北农工会老会员座谈回忆岳北农工会的斗争情况，参观了农工会旧址——刘提三公祠，访问了烈士的遗属。毛泽东同志在赵国臣同志等陪同下来到寄居白果附近

的一位烈士母亲家里，步入大门，就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慌忙出来迎接。她听说是省里来的委员，泪水簌簌而下。她边用袖襟拭着自己的眼泪，边拂拭凳上的灰尘，回头仰望着身材高高的毛委员，连声说："请坐，请坐！"接着就忙这忙那，拿茶碗，煮鸡蛋……。毛泽东同志俯身移着凳子，扶她坐下，说："我是来看看你老人家的。"这时老太太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断用手抹拭泪花，毛泽东同志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只说儿子当年是怎样被"勇拐子"打死在新桥的，连尸都不准收埋，破房子也被烧了，一家人东藏西躲，好象被赶散的鸳鸯一样，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再三安慰，又感慨地述说岳北农工会的斗争历程，当大家起身告辞时，老太太紧紧牵着毛委员的衣襟不放，手颤动着想说什么，又讲不出。热泪盈眶地拿出四只煮熟了的鸡蛋往毛泽东同志手里放，毛泽东同志推辞说："我们没有带东西来，你老人家留着自己吃吧。"当时大家都很感动，不知如何是好。毛泽东同志出了大门，一再劝她不要送。走过一排田垅，彼此相隔很远了，她仍站在那里，遥望着毛委员一行，不断地用袖襟拭着双眼。

访问岳北农工会的旧址时，毛泽东同志不断用手抚摸着自己深厚的头发。我们知道毛委员在考虑问题时，总是习惯用手摸梳着头发。当他用左手叉腰，便是将要发表议论，他这时尚在沉思，随行人员便提出问题了：为什么湖南的农民运动首先在岳北搞起来，而且声势那么大，震动中外？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一是岳北人民忍受不了赵恒惕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早有革命的要求；一是我们当时鉴于搞工人运动，几起几落，都是孤军作战，虽然在几个大城市得到学生的支持，可是忽视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丢掉这股大力量，怎么能使革命成功呢？再者，我们当时在策略上也是为着牵制赵恒惕，以巩固安源，水口山及铁道沿线几个主要工运阵地。特别是赵恒惕长期统治湖南，是镇压革命的罪魁，他又是岳北白果人，因此，我们在湖南就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寸。我在离开湖南之前，从水口山和安源分别抽调几位敢于战斗的同志来到岳北赵恒惕的家乡，象孙猴子一样，一个筋斗栽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闹腾起来，也好比一把尖刀插进赵恒惕的心脏，赵恒惕确实慌了手脚。我们当时的斗争目标是针对赵恒惕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